

金
嵬
呐
长
篇
小
说
系
列



女儿沟

辛 轩 著

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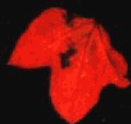
辛轩，甘肃天水人，生于1965年。1988年天水师专中文系毕业后分至某乡下教书。1996年9月至1998年6月于甘肃教育学院中文系进修本科并毕业。曾用过的笔名有亦且、藏明等。先后在全国各类报刊发表过散文、小说、诗歌数十篇。

金
明
哨
长
篇
小
说
系
列



女儿沟

李 钊 著

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富康年

封面设计：刘惠星

ISBN 7-80587-460-3

I·415 定价：15.80 元

谨以此献给在黄土地上刨食的父老乡亲!



第一章

二十出头的大小伙安东林是那樣的激動，那樣的慌亂，那樣的甜蜜幸福，那樣的如痴如醉，他生平第一次，摸到了他心愛姑娘安春花的一雙玉手，一雙柔滑細嫩的玉手……這是怎樣的一雙手啊！其實若細想起來，人生在世，不就是要抓住一雙手嗎？

這晚安家山唱大戏。該村唱戲的原因有三：通電、五穀豐登、安文生考上大學。安家山地處秦嶺山脉的西端，山高土瘦，干旱少雨，近年却老天開眼，大慈大悲，風調雨順，連續三年大豐收。第二件喜事是縣水電局投標拉上了電。安家山人告別了煤油點燈的昏黑歷史，猛一下走進光明世界，強光刺激使他們頭暈目眩而欣喜若狂。第三件喜事是高山上升起了金鴿子，出了安家山有史以來第一個大學生安文生。於是安家山村委會咬了咬牙關，延請了陝西“易俗社”的秦腔。

沿女兒河那九溝十八壑的村民潮水般涌向安家山來。安家山充滿節日的气氛：高音喇叭架上房頂，秦腔吼在房頂，孩子跑，老人笑，豬崽叫，狗兒咬，好不熱鬧。

戏台搭在四队场上，宏伟气魄。台前第一排（嘉宾席）就座的有九十高龄的老族长安宗祖、红白事总管安文贵、老秀才安帽、戏会长安大求。安文生爹安汉元也被安排在第一排。他醉醺醺的，红光满面。

安家山老一辈有三个“人物”：大能人安文贵，任村长、红白事总管，老成持重，八面玲珑，主张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处事公平合理，深得村民爱戴。第二个人物安帽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阴阳八卦，五行历法，无所不晓，深得村民敬畏。第三个人物就是安汉元，忠孝刚烈，言必行，行必果，重义轻财，宁折不屈，最是安家山响当当一个汉子，深得村人钦敬。这三个人物长相各异：安文贵有一双小眼睛，滑溜溜的，常转不停，且有个眨眼的毛病，有人测计过，每秒至少要眨一下。老秀才安帽生就一只大鼻子，像只癞蛤蟆般伏在脸上，依他自己的话说，鼻子于《麻衣相》中属审判官，居五官之首，此种人昼可断阳讼诉，夜可勘阴公文，似乎有些道理。安汉元生就一对长眉毛，足有一寸，略带一点灰红色。安家山小字辈也有三个“人物”：“潘冬子”安东林，剑眉，亮目，英俊潇洒，能生能旦，模仿他人惟妙惟肖，最是个演员天才。第二个人物是安汉元的次子安文生，人称“鼻涕二爷”，戴副深度眼镜，鼻涕从未揩净过，但人却聪明绝顶，过目不忘，被誉为“化学脑袋”。第三个人物安嘎子，后改名安振邦，人称“百球端”，胆大心细，通三教九流，啥都知晓啥都不精，能文能武，粗时粗得冒气，土时土得掉渣，洋时洋得流油。

安文贵乐呵呵对安汉元说：“文生考上大学，真个文曲星下凡，你当爹的，强不准也是天上一颗星宿啊！”安汉元眉飞色舞，欢喜得多皱的脸像只刚刚吹涨却已开始泄气的猪尿脬。安大求也凑过来说：“安大叔，今日你吼不了一段《包青天》，看大伙饶了你！”安帽亦道：“人逢喜事精神爽……”安汉元醉醺醺道：“我

唱，我唱。”

安汉元登上戏台，这时台下一片哗然。汉元三个方步上前，眼睛猛一眨猛一睁，真是目光如炬，身段如神，台下一片叫好。他受到鼓励，青筋突出，开始唱包拯那段出身：

我家住在安徽省，
离城十里包家村。
我的父称包员外，
我母康氏人称贤。
堂前所生三个子，
个个堂前都有名。

.....

台下复静下来，而就在这时，他的女儿安春花却一改往日对爹唱戏的热爱。她曾非常爱看自己的爹唱戏，她爹是安家山有名的人物，虽双手划不了八字却能文能武，知礼识义，记忆力惊人，“杨家戏”的台词记得滚瓜烂熟，可连唱十天十夜不重复。他又唱得好，生旦净丑，样样能来，是九沟十八壑有名的戏家。前些年秦腔老戏禁唱，这安汉元便唱李玉和、洪常青、郭建光、严伟才，红遍秦岭山区。门里人不学会三分，安春花小小年纪也曾登台表演。《血泪仇》中安汉元演王仁厚，手牵的“两个孩子”，一个是安子贤的儿子安东林，一个就是她。光阴荏苒，一转眼小春花已长成十八九岁的大姑娘了，十八的女子一朵花，这春花，高挑的个儿，细瘦的腰肢，风拂柳的姿态，一双眼睛水灵灵的，仿佛白水银里一丸黑水银，扑闪扑闪的，明如镜，净如玉，谁见了都会喜欢。也就在这时，她有了心事。她开始羡慕、效仿《三滴血》中的贾莲香，《蝴蝶杯》中的胡凤莲，《西厢记》中的莺莺，《花亭会》中的张梅英，《雷峰塔》中的白仙。她对《火焰驹》中黄桂英在后花园的那段唱词倒背如流，百唱不厌。现在秦腔戏又被搬上台了，她的弟弟安文生又考上了大学，她喜

上眉梢，她看戏入迷，爱戏成癮，真是看了三天戏，有心跟上戏子去。今年村上请来了“易俗社”的大戏，她欣喜若狂，场场必看，然而就在她爹登台唱“包公”的当儿，她却看不下去了。

安汉元演唱的“包公”于那“陈州放粮”后“哎——”的一声，真如闷雷贯耳，响彻云霄而经久不息。紧接着，“包公”甩袖踢袍，吹胡子瞪眼，台下一片叫好声。“唱戏的疯子，看戏的傻子，睡觉的奸子。”台下则这个人扯住那个人的袖子，啧啧赞道：“嘿，你看这老熊，比‘易俗社’的还能。”

由“慢板”转成“二六板”了，台下个个敛声息气，针掉在地都听得见时，安春花却躁热难受，心乱如麻，她没有用眼睛看，没有用耳朵听，仅凭第六感觉，就已知道她心爱已久的安东林就站在她的身后。她不敢回过头偷偷地看一下，她知道，黑灯瞎火的，没有人会注意到她这个细小的举动，可她却不敢回头，她一只手搭在自己的胸部，却不敢放下来，不敢很随便地放下来，另一只手垂着，又不敢伸进自己的衣兜里，她的心乱极了，热极了。她不知道该找个老鼠洞钻进去还是该转身扑进他的怀里。她的脸仿佛在浇滚烫的开水，她躁热难熬，又似乎奇痒难禁。就在她六神无主时，她更感觉到安东林在向自己逼近，一股莫名的恐惧，忽而又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，她心里七上八下，渴望东林能挤到自己跟前，拉住她的手，又怕东林真的挤过来。她不敢想象东林的手是一双怎样的手：宽大温热还是碎小冰凉？她心里似乎有一条蛇，阴森森向她爬来。她激灵灵打了几个寒颤，用手梳理了一下头发，情绪才慢慢稳定下来，她终于理智战胜了感情，决计离开戏场，离开一个滚烫的感情漩涡。这样一想她才感到轻松多了，随便多了。她决计去告诉秀秀们，就说自己不舒服，要回家去。就在她张开嘴，木木地开口的当儿，却感觉到一双手触动了她的腰部，紧接着轻轻抚摸，一直摸到她的臀部。她感到从未有过的陌生，又感到从未有过的美妙。她知道，

这就是她日思夜想，而见了面又连个招呼都不敢打的安东林的手，她心里产生的那条毒蛇不知何时跑到爪哇国去了，她只感到晕晕乎乎，懵懵愣愣，她似乎是做了个梦，又似乎不是。她心里只有一个想法：抓住这双手。牢牢地，她要抓住这双手。

安东林深爱安春花，只是苦于无从表白。安家山唱大戏，他觉得机会来了。从唱戏的第一天起，他就谋算着如何靠近春花，伊人在水一方，撩得他六神无主。今晚，他独自喝了些酒，壮了胆，偷偷摸摸地挤到春花身后，这是他潜意识中的一种本能，可当他站在春花身后，嗅着了春花身上散发出的一种青春的香味时，体内某种东西却勃发起来。渐渐地，他终于按捺不住，竟不由自主地向春花摸去。而更使他欣喜的是，春花竟然把自己的玉手递了过来。他轻轻抚摸着春花的手，这是一双冰冷的手，他搞不明白，春花的手怎么这么冰冷，悄悄问春花：“冷吗？”春花张了张嘴，却什么也没说。他又紧紧地捏着春花的手，附耳道：“这里人太多，咱们到二队场去吧！”春花似乎“嗯”了一声。

安东林悄悄溜出戏场，高一脚低一脚地来到二队场里。安家山有五个队，五个碾麦场。五队场在山背后，翻沟上山，路难走。四队场就是这个戏场。一三队场一在村东，一在村西，人来人往的，不僻静。惟有二队场在村外不远处，且场里堆放着麦秆，既干净，又暖和，又僻静。安东林撕下一堆麦草，垫在屁股下边，觉得很舒服。春花不会紧随他来，她要等自己走后过一段时间再来，这他知道。他想象春花就坐在他的身旁，手搭在他的膝上，头深深地埋下去。这时他就轻轻抚弄着她的头发，说：“别怕，春花，有我呢！”春花就开始哭，他又说：“文生的学费没必要操心，村里准备向信用社贷款。”他还要把春花的手牵过来，按在他的衣兜里，让春花猜是啥东西，之后他要让春花闭上眼睛，说句芝麻开花，他的手里就变出一千元来。然后他俩便商量如何打发文生去读大学；如何去退掉春花同女儿沟唐家唐宁正

的婚事；如何向春花娘说他俩的事情。

安东林一想到春花娘，心下不由一冷。他知道春花娘是天下第一的好人。他若引上春花私奔，春花娘肯定会急疯的，亲妈急疯，春花还能好吗？这样想时，安东林愈发冷了，他觉得麦草也刺人，晚风也刺人。他下意识地抬起头来，十四五的月光，凉凉地倾泻下来，远山朦朦胧胧，像是笼着一层雾，又像是笼着青纱的梦。月亮的周围，圆圆地围着一圈晕。月晕午时风，他想象着明天将会有大风，尘土飞扬，他的心里黯淡起来。这时晚风将一串秦腔的苦音慢板传过来，哀哀怨怨的，东林的心里愈发寒冷。他内疚起来，他觉得对不住春花，对不住春花娘。他不应该那么粗鲁，他是喝了点酒，他要等春花到来，向她赔礼道歉。这样还没有想下去，他的心情已转向了另一面。他矛盾极了，他想，他爱春花，女儿河的水有多长，他对春花的爱就有多长；老猫沟的井有多深，他对春花的爱就有多深。他要告诉春花，给女儿沟唐家退还彩礼，他要领她私奔。他们先到山西煤矿上去，他挖矿采煤，春花做饭，他们要生一个胖小子抱回来，那时生米做成熟饭，看安家山人还会怎么说。这样想着，他就急切地盼望着春花到来。

他抬头看天，月晕似乎比先时更分明了。脚下，山坡，就像是着了层薄薄的霜。阴沟处，黑黝黝的，有些怕人。他时不时往村子里望去，秦腔正悠扬，春花还没有来。他想吹个口哨，却又怕被别人听出来。他忐忑不安，猛往下看，啊，来了！沟壑处出现了一个人影，那人径直向二队场走来。还会是谁呢？定然是春花无疑。安东林欣喜若狂，他想面对大山大喊，她来了，春花来了。他要告诉大山这个秘密，他爱春花，春花也爱他，他俩是比翼鸟，连理枝。他要冲上去，接上她，接上他心爱的春花。他向沟里走了几步，来人的影子愈发清晰了，长长的辫子一甩一甩，似乎看得清那鲜红的头巾，这不是春花是谁？他心爱的春花来

了，来和他幽会，来和他看月亮，数星星。他想摘下圆圆的月亮，告诉桂树他和春花的故事；他想掬起潺潺的溪水，告诉小鱼他和春花的故事；他想抓住习习的晚风，告诉季节他和春花的故事。他停下来，他开始思索迎接春花的方式，他要将春花高高举起，和嫦娥比容光；不，他要绕到春花身后，偷偷地蒙住她的双眼，然后让她猜；他还要饰一只小狗，摇着尾巴，尾追春花身后。他这样想时，猛一抬头，人已到跟前。“啊！怎么是你？！”

这确实让安东林大吃一惊，来人不是他心爱的安春花，却是穷追他不舍的吴环环。

二

吴环环是女儿沟人。女儿沟就在安家山山脚下，两村相距只有五六里路。女儿沟是个奇特的地方，阴盛阳衰，女子个个如流水一样，活泼，开朗，条子又好，也比较野气。男人则十个里九个不是大脖子就是山拐拐，一条腿长，一条腿短，一条腿粗一条腿细，走起路来一跛一晃。家里、地里，女人是主要劳力。家务大事亦由女性执掌。有人说女儿沟有金矿，到底有没有，谁也不知道。只是有命大财运好的，在河滩上无意间会捡到金子。

这天，环环在半山腰打猪草。她和姐妹们一起，边拣菜边唱山歌。这是个生长山歌的地方。男女老幼，人人张嘴即会唱。他们有着唱山歌的特殊天赋。或风物起兴，或抒情达意，或酬谢对骂。凡高兴、失意、苦闷、快乐、孤独、伤心、幸福、彷徨，均歌而咏之。吴环环是女儿沟最靓的妹子，四周遭的小伙子都认识她，她性格开朗，大方朴实。最是一副金嗓子，脆生生的，她启唇歌唱，众姐妹也会静下来聆听。她父亲去世早，她跟母亲、妹妹一起生活。她母亲是个极脏的女人，女儿沟有口皆碑，都说瞎

马下了个好骠驹。她是她们家的掌柜，说一不二，母亲也怕她。她很要强，把家收拾得井井有条。她能说、能干、能唱、山沟里出这么个水灵姑娘，也可算个奇迹。来她家提亲的排成了队，却没有一个中她意的。她早就瞄上了一个人，那就是安家山的小伙子安东林。其实，环环也清楚，安东林喜欢的是安春花，他二人暗中相恋，但是，环环也明白，东林与春花同姓同族不同辈，按这儿的规矩，他们最终是绝对不会结合在一起的。每每想到此她就充满了信心。为此，天天搜寻着东林的行踪。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，这天她获知东林要去阳湾耕地，便甩掉众姐妹，独自去对面苞米地里打草。

这时正是四月近午天气。柳枝儿懒洋洋地随风摆动。绿茵茵的草地上，蝴蝶翩然戏耍，蜜蜂在暖洋洋的太阳下“嗡嗡”叫着。湛蓝的天空，白云悠悠，两只黄莺在柳林中穿梭歌唱，山脚下小溪清澈见底，汨汨作响。环环看着东林在对面犁地，为了引起注意，便启朱唇，发皓齿，唱起山歌：

月亮上来锅盖圆，
把你缠了整二年。
心里话儿千千万，
多咱能给你说完？
双轮磨儿转圆了，
把你缠了两年了。
去年缠你到今年，
看不上人吗没婚缘？
黄杨木的香筒子，
想死不得两口子；
黄杨木的立柜儿，
想死不得一对儿。

爱你爱到心里了，
想你想到命里了。
假若和你见一面，
今晚死了也心甘；
今生今世不见面，
黄泉路上等百年。

那歌声似行云流水，如怨如慕。安东林在对面山锄犁地，猛然间听到有个女娃唱得非常悦耳，便停下牛，四下张望。绿莽莽的苞米林在四月的阳光下“哗哗”作响，更增添了山区的恬静。东林未见人影，便又喊起牛，耕起地来。吴环环在苞米林中把安东林的一举一动看得一清二楚。她知道山歌已经引起了东林的兴趣，便又唱：

太阳出来火辣辣，
你独个走了我咋呀；
一打走来一打行，
一打走到槐树林。
槐树林里一棵槐，
手把槐树望你来；
槐树林里一棵柳，
今生今世不分手。
槐树林里槐抱柳，
天南海北跟你走；
槐树林里柳抱槐，
一打去来一打来。
槐树林里一朵花，
槐柳双双把芽发。
长成树，又开花，
结成果，再吃它。

嗨哟嗨哟小哥哥，

妹是三月一朵花。

安东林这时已不能专心犁地，便歇下牛，登在高处搜索起来，在浓密的玉米林里，万绿丛中一点红，他看见一姑娘向他走来。高挑个，细瘦腰，大而明亮的眼睛，黑白分明，双眼皮儿，棱起的鼻梁下一只小口，嘴角微微上翘，让人感到好像一直在微笑。安东林纳闷：四邻八乡，谁不认识谁？怎么就冒出这么个漂亮的女孩。他心爱的春花就这么美，怎么天下还有和他的春花一样美的人？东林尚自纳闷着，吴环环却开口：“咋，不认识了？人人都知你这只兔子要吃窝边草，大家等着瞧热闹呢。”安东林一怔，万没想到这么窈窕佳人竟说出这等话来。而吴环环自知失言，便知趣地解释说：“东林，别怨我，你跟安春花的事根本成不了，你们安家山的规矩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快趁早洗手吧！”

安东林很生气：初次见面就说伤人心的话，且没一点忌讳，太唐突了。然而他哪里知道，吴环环早把他当成了最熟悉的人。

他想说几句，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，只狠狠地瞪了一眼，便一句话也没说，独自赶着牛下山去了。

环环自这次与安东林遇面以来，愈发爱他了。人有时很奇怪，有人对他好，却不能去喜欢；有人对他不好，他却会更加喜欢。特别是女人，当男性大献殷勤，她们就觉得讨厌，当男性态度生硬或脾气古怪，她们反而会更加喜欢，吴环环就是这样。她是女儿沟的宠儿，漂亮、开朗、能干是她最好的化妆。她是女儿沟的百灵鸟，婉转圆润的歌喉，更使她鹤立鸡群，光艳照人。这么优秀的姑娘，人见人爱。四方八圆多少年轻小伙都给她献殷勤，都以能和她说句话为荣，其中也不乏英俊潇洒之辈，可环环就是看不上眼。而安东林这么个脾气古怪的人她咋就看上了呢？她知道安东林非常爱安春花，安春花也非常爱安东林。她更知

道，有安家山的风俗在，他俩就休想在一起，他们是枉费心机。可她还是每想到安春花就很自卑、很酸，仿佛喝了一大碗醋。她渴望遇到安东林，和他一起走路，一起说话，一起干活。说来也巧，这天她挑上猪崽要到月儿嘴姑母家时，又遇上了正要回家的安东林。

月儿嘴在安家大梁上面，云雾山庙的北方。女儿沟镇是四乡八邻的集镇，安东林刚从镇上买上药要回家，正好与吴环环同路。他的母亲长年有病，他只念到初中就停了学。他曾是个很优秀的学生，在村学年年考第一，尤其是数学，不列式子会一口喊出答案。他脑袋聪明，人更百伶百俐。上小学时已是村里文娱活动的报幕，那时全国正演“三红一创”（《红日》、《红岩》、《红旗谱》、《创业史》），他已经是台柱子。尤其他在《闪闪的红星》中演潘冬子，八角帽一戴，更衬出明亮的眼睛，棱起的鼻梁，浓黑的剑眉，真个英姿飒爽，人见人爱。当时秦岭山区两个娃娃的名字比县委书记的还响，一个是安汉元的女儿安春花，人称“喜儿”，手抡着二尺红头绳，或翻、或甩、或转、或拧，一腔一势中把双明亮的眼睛扑闪扑闪两下，真个把人的魂都能勾走。一个就是人称“潘冬子”的安东林。但这个秦岭山区尚是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地方，男尊女卑，安春花一天书都没有念，安东林也因封建迷信而停了学，他的父亲安子贤是有名的犟熊。脾气古怪，粗略识几个字，却是尽信书，他最相信那些轶闻趣事。他说三国时张苞应是张抛，昔日关羽月夜杀貂蝉，却急坏了张飞，张飞竟抱着貂蝉的尸体干了，百日后从貂蝉肚里抛出一个婴儿，就是张抛。抛，抛也。还说宋王的天下应是杨家的。老令公杨业祖父看了块风水宝地，可出真龙天子。杨氏祖父让赵匡胤祖父去埋其先考，赵氏祖父到那儿一看，但见风云际会，黄龙现身，便在此造坟，把杨家坟茔置于龙角处，周围长满了蒿草。之后赵家便出了真命天子太祖，杨家挂国丞相杨业，国者角也，蒿草是为潘仁

美，永远是杨家的控制者……当然，他最记忆深刻的是《水浒》中潘金莲西门庆奸夫荡妇毒害亲夫武大郎一事。因此，他只要看到自家女人跟男人们说句话，就认为要谋害自己，对女人不是打即是骂，东林娘怕他如怕阎王。他不让儿子上学更为荒唐。安东林上初中时正是七十年代末，国家拨乱反正，百废俱兴，传统戏也解除了禁令，重新搬上了舞台。秦腔戏《十五贯》、《蝴蝶杯》、《打镇台》等四处排演。十五岁的安东林演况钟、田云山、王震竟惟妙惟肖。他摇纱帽堪称一绝，左腮须儿一弹，纱帽的右扇儿便车轮般翻转起来，左扇儿却丝毫不动；右腮须潇洒一弹，右扇儿便立时打住，左扇儿却翻转起来。他所扮演或足智多谋、善于调查研究的况钟；或临危不乱、据理力争的田云山；或威武不屈、为民做主的王震，全是知县的角色，竟都表演得性格鲜明，活灵活现，因此，人们又送了个雅号——“活知县”。

儿子由“潘冬子”而成“活知县”，安子贤自然得意，暗想将来定会有出息，便找老秀才安帽，要安半仙推算儿子的生辰八字。他刚踏进老秀才家的门，安半仙“嗤”一声擤了鼻涕，无比惋惜地说：“唉！还需要算吗？黄金千两成废铁，好端端一个苗子，糟蹋了。”安子贤忙问缘故。安帽道：“这娃生辰是甲子年乙丑月丁卯日，六合相应，大富大贵，你却让演了县令……唉！可惜啊！王侯将相出于坟脉，坟脉有损便出戏子，知县的帽子谁让戴在东林娃的头顶？！把好端端一个知县出假成戏子了。”安子贤听后后悔不及，大睡三天三夜后便停了安东林的学。

这一年正是国家政治秩序得以廓清，高考制度恢复了的一年。安东林是女儿沟中学的优秀学生，每次全县统考，他和安汉元的二儿子安文生不是你第一就是我第一，然而安子贤却硬停了他的学……安东林是个孝子，很勤快，停学后便跟上爹在黄土地上刨食。他干活非常泼，不惜力，打碾播种，挖掘修整，渐渐成了行家。他更有一手绝活——甩场；是从他爹那儿学来的。安家

山处在高山上，碾麦时扬场风很大，很顺畅，可也有风不顺的时候，一旦风不顺，村民只有望场兴叹。安子贤年轻时走南闯北，从川道里学会了甩场，专对付碾场无风，现时老了甩不动了，安东林却学会了。除安东林外，再无人会甩。安东林极勤快，谁家碾场没风，他便去甩。他甩场时呈马步，腰扎宽带，不戴草帽，他的发型很好看，两只耳朵包得严实，他长得人高马大，英俊得像个电影明星，甩时两臂呈菱形，迅速伸展，只听“呼呼”风声，霎时会籽衣分离。他给谁家都帮忙，从不要一分钱，也许安春花就因这一点而看上了他。近来，他母亲有病，他正大步流星从女儿沟买了药往回走，路上却遇见了吴环环挑着猪崽去月儿嘴。

环环见东林来了，暗自高兴，故意放慢脚步，迎头问：“来女儿沟有事吗，东林？”“给娘买药。”东林见是环环，觉得那天太凶，略有愧疚地回答，“环环，是我不好，那天太凶。”环环听了忙道：“我一见面就说你，很对不住。你娘是啥病？”东林：“没啥，还不是被爹打的。”环环很想埋怨他爹几句，却没有说出口。这时担中的猪崽叫起来，跳着闹着，她尽力平衡着担，汗流满面。东林见她挑得吃力，说：“我给你挑吧。”说着就接扁担，不想手碰在环环的手上，他的脸一下子红了。环环却甜蜜之极，给东林回了一个笑脸。走着走着，环环拐弯抹角地问：“我属羊，你属兔，比我大三岁吧？”东林“嗯”了一声。环环又道：“那天你觉着我的山歌好吗？”东林：“还好。”环环：“我再唱段，解解闷儿？”东林：“行。”环环便又唱起来：

豌豆开花花蕊红，

哥哥一声也不哼。

我做件衣裳等你穿，

我砌间新屋留你用。

只见雁儿往南飞，